

樂府傳聲

樂府傳聲目

源流

元曲家門

出聲口訣

聲各有形

五音

四呼

喉有中旁上下

鼻音閉口音

四聲各有陰陽

北字

平聲唱法

上聲唱法

去聲唱法

入聲派三聲法

入聲讀法

歸韻

收聲

交代

宮調

陰調陽調

字句不拘之調亦有一定格法

曲情

起調

斷腔

頓挫

輕重

徐疾

重音疊字

高腔輕過

低腔重煞

一字高低不一

出音必純

句韻必清

定板

底板唱法

目終

序

樂之成。其大端有七。一曰定律呂。二曰造歌詩。三曰正典禮。四曰辨八音。五曰分宮調。六曰正字音。七曰審口法。七者不備。不能成樂。何謂定律呂。考黃鐘大呂之本。窮宮商徵羽之變是也。何謂歌詩。上極雅頌。下至謠諠。與凡詞曲有韻之文皆是也。何謂典禮。郊天祭地。宴饗贈答。房中軍中之所宜用是也。何謂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古今樂器是也。何謂宮調。旋宮之六十調。與今所存北曲之六宮十一調。南曲之九宮十三調是也。何謂字音。一字有一字之正音。不可雜以土音。又北曲有北曲之音。南曲有南曲之音是也。何謂口法。每唱一字。則必有出聲。轉聲。收聲。及承上接下諸法是也。七者不盡通。不得名專精之士。然七者之學。非一人所能兼。則亦有可分習者。律呂歌詩典禮。此學士大夫之事也。其八音之器各精。

技此樂工之事也。惟宮調字音口法則唱曲者不可不知。然宮調大端難越。即有失傳而一爲更換。即能循板歸腔。至字音亦一改。即能正其讀。惟口法則字句各別。長唱有長唱之法。短唱有短唱之法。在此調爲一法。在彼調又爲一法。接此字一法。接彼字又一法。千變萬殊。此非若律呂歌詩典禮之可以書傳。八音之可以譜定。宮調之可以類分。字音之可以反切。別全在發聲吐字之際。理融神悟。口到音隨。顧昔人之聲已去。誰得而聞之。即一堂相對。旋唱而聲旋息。欲追其已往之聲。而已不復在耳矣。此口法之所以日變而日亡也。上古之口法。三代不傳。三代之口法。漢魏六朝不傳。漢魏六朝之口法。唐宋不傳。唐宋之口法。元明不傳。若今日之南北曲。皆元明之舊。而其口法亦屢變。南曲之變。變爲崑腔。去古浸遠。自成一派。其法盛行。故腔調尙不甚失。但其立法之初。靡慢模糊。聽者不能辨其

爲何語。此曲之最違古法者。至北曲則自南曲甚行之後。不甚講習。即有唱者。又即以南曲聲口唱之。遂使宮調不分。陰陽無別。去上不清。全失元人本意。又數十年來。學士大夫全不究心。將來不知所底止。嗟夫。樂之道久已喪失。猶存一線於唱曲之中。而又日即消亡。余用憫焉。爰作傳聲法若干篇。借北曲以立論。從其近也。而南曲之口法。亦不外是焉。古人作樂。皆以人聲爲本。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人聲不可辨。雖律呂何以和之。故人聲存而樂之本自不沒於天下。傳聲者所以傳人聲也。其事若微而可緩。然占之帝王聖哲。所以象功昭德。陶情養性之本。實不外是。此學問之大端。而盛世之所必講者也。乾隆甲子秋八月。旣望。吳江徐大椿書於洄溪草堂。

曩侍安溪李文貞公每論聲氣之元與移風易俗之本謂教化莫先於樂樂以人聲爲重又論元曲只四齣猶有古者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遺意嘗欲編次史傳中忠孝廉節諸事仿元人體製以授今崑腔去其淫聲點字而調理之亦可以感動人心有志未就略見其說於古樂經傳及榕村語錄中衰老健忘亦十不記其一二矣辱示盛著自媿於聲音之道未之有得獨欣然會心於人聲爲本一言覺先師緒論顯顯在耳今樂由古樂庶幾雅音其復振乎姑舉實言以識傾倒維揚唐紹祖題

細讀數過眞發千古歇絕之秘籥而昭明疏析之雖營於音律如弟之頑石亦輒點頭微悟實天生神解之人於

盛朝審定律呂之時非因源流家學而已亟宜刊行公諸寰宇無使藥曠寂寂楓江之上華亭黃之雋題

樂府傳聲

源流

吳江徐太極靈胎著

曲之變。上古不可考。自唐虞之廢歌擊壤以降。凡朝廷草野之間。其歌詩謠諺。不可勝窮。茲不盡述。若今日之聲存而可考者。南曲北曲二端而已。北曲之始。如金之董解元西廂記。元之馬致遠岳陽樓之類。南曲之傳。如元人高則誠琵琶記。施君美拜月亭之類。宮調既殊。排場亦異。然當時之唱法。非今日之唱法也。北曲如董之西廂記。僅可以入弦索。而不可以協簫管。其曲以頓挫節奏勝。詞疾而板促。至王實甫之西廂記。及元人諸雜劇。方可協之簫管。近世之所宗者是也。若北曲之西廂。高腔梆子。亂彈等腔。此乃其別派。不在北曲之列。南曲之異。則有海鹽義烏。弋陽四平等。

太平等腔。至明之中葉。崑腔盛行。至今守之不失。其偶唱北曲一二調。亦改爲崑腔之北曲。非當時之北曲矣。此乃風氣自然之變。不可勉強者也。如必字字句句。皆求同於古人。一則莫可考究。二則難於傳授。況古人之聲。已不可追。自吾作之。安知不有杜撰不合調之處。即使自成一家。亦仍非真古調也。故風氣之遞變。相仍無害。但不可依樣葫蘆。盡失聲音之本。并失後來改調者之意。則流蕩不知所窮矣。故可變者腔板。也不可變者口法與宮調也。苟口法宮調得其真。雖今樂猶古樂也。蓋天地之元聲。未嘗一日息於天下。記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人生而有此形。即有此聲。亦即有此履中蹈和之具。但無人以發之。則汨沒而不能自振。後世之所以治不遵古者。樂先亡也。樂之亡。先王之教失也。我謂欲求樂之本者。先從人聲始。

元曲家門

元曲爲曲之一變。自元以前。歌已有南北之分。其法不傳。而聲調大畧亦可想見。至元曲則分宮別調。獨成一家。清濁陰陽。以別其聲。長短徐疾。以定其節。宏細幽顯。以分其調。其體例如出一手。其音節如出一口。雖文之高下各殊。而音調無有不合者。歌法至此而大備。亦至此而盡顯。能審其節。隨口歌之。無不合格調。可播管絃者。今人特不知深思耳。若其體則全與詩詞各別。取直而不取曲。取俚而不取文。取顯而不取隱。蓋此乃述古人之言語。使愚夫愚婦共見共聞。非文人學士自吟自咏之作也。若必鋪敘故事。點染詞華。何不竟作詩文。而立此體耶。譬之朝服遊山。艷妝玩月。不但不雅。反傷俗矣。但直必有至。味俚必有實。情顯必有深。義隨聽者之智愚高下。而各與其所能知。斯爲至境。又必觀其所演何事。如演朝廷文

墨之輩。則詞語仍不妨稍近藻繪。乃不失口氣。若演街巷村野之事。則鋪述竟作方言可也。總之因人而施。口吻極似正。所謂本色之至也。此元人作曲之家門也。知此則元曲用筆之法曉然矣。

出聲口訣

天下有有形之聲。有無形之聲。無形之聲。風雷之類是也。其聲不可爲。而無定有形之聲。絲竹金鼓之類是也。其聲可爲。而有定其形何等。則其聲亦從而變矣。欲改其聲。先改其形。形改而聲無弗改也。惟人之聲亦然。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欲正五音。而不於喉舌齒牙唇處著力。則其音必不真。欲準四呼。而不習開齊撮合之勢。則其呼必不清。所以欲辨真音。先學口法。口法真。則其字無不真矣。譬之簫管。欲吹尺字。必放尺字之眼。欲吹工字。必放工字之眼。若放工而欲吹尺。放尺而欲吹

工。雖神瞽不能也。所謂其聲可爲而有定者也。今則口法皆不能知。而欲其聲之眞得乎。又喉舌齒牙唇。雖分五層。然吐聲之法。不僅五也。有喉底之喉。有喉中之喉。有近舌之喉。餘四音亦然。更不僅此也。即喉底之喉。亦有淺深輕重。其餘皆有淺深輕重。千絲萬縷。層層扣住。方爲入細。其開齊撮合之中。亦有半開全開。半合全合之不同。其外又有鼻音。半鼻抵腭。抵齒等法。其形亦皆有定。總之呼字十分眞。則其形自從。其形十分眞。則其字自協。此自然之理。若不知其形而求其聲。則終身不能呼準一字也。

聲各有形

凡物有氣必有形。惟聲無形。然聲亦必有氣以出之。故聲亦有聲之形。其形惟何。大小濶狹長短尖鈍粗細圓扁斜正之類是也。古聖作字諧聲。皆由天籟絕無一毫勉強。其義精微奇妙。不可思議。如大字之形大。小字之

形小。濶字之形濶。狹字之形狹。餘數字無不皆然。惟口訣得傳。則字形宛肖。不得口訣。則大非大而小非小。出聲之際已偏。引長其音。遂不知何字矣。能將上數字鍊準口訣。則餘字盡可類推。如東鍾韻。東字之聲長。終字之聲短。風字之聲扁。宮字之聲圓。蹤字之聲尖。翁字之聲鈍。江陽韻。江字之聲濶。臧字之聲狹。堂字之聲粗。將字之聲細。潛心分別。其形顯然。其口訣大端。雖不外開齊撮合喉舌齒牙唇。而細分之。則無盡。有張口者。有半張者。有閉口者。有半閉者。有先張後閉者。有先閉後張者。有喉出唇收者。有喉出舌收者。有全喉全舌者。有半喉半舌者。以上諸條。互相出人。不可勝計。其外又有落腮穿齒穿牙覆唇挺舌透鼻過鼻種種諸法。不可枚舉。總在將此字識真。念準。審其字聲從口中何處著力。則知此字必如何念法方確。即知其形於長短濶狹之內。居何等矣。然後人之聽之。無不知其

爲何字。雖絲竹雜和。不能奪而亂之矣。此千古未發之微義也。

五音

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聲出於喉爲喉。出於舌爲舌。出於齒爲齒。出於牙爲牙。出於唇爲唇。其詳見等韻切韻等書。最深爲喉音。稍出爲舌音。再出在兩旁牝齒間爲齒音。再出在前牝齒間爲牙音。再出在唇上爲唇音。雖分五層。其實萬殊。喉音之淺深不一。舌音之淺深亦不一。餘三音皆然。故五音之正聲皆易辨。而交界之間甚難辨。然其界限又復井然。一口之中。並無疆畔。而絲毫不可亂。此人之所以爲至靈。造物之所以爲至奇也。能知其分寸之所在。一線不移。然後其音始的。而出聲之際。不致眩惑遊移。再參之以開齊撮合之法。自然辨晰秋毫矣。餘詳口訣篇內。

四呼

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此讀字之口法也。開口謂之開。其用力在喉。齊齒謂之齊。其用力在齒。撮口謂之撮。其用力在唇。合口謂之合。其用力在滿口。欲讀此字。必得此字之讀法。則其字音始真。否則終不能合度。然此非喉舌齒牙唇之謂也。蓋喉舌齒牙唇者。字之所從生。開齊撮合者。字之所從出。喉舌齒牙唇各有開齊撮合。故五音爲經。四呼爲緯。今人雖能知音之正。而呼之不清者。皆開齊撮合之法不習故也。餘見口訣篇內。

喉有中旁上下

喉舌齒牙唇爲五音者。從內至外言之也。其位實有五層。其音雖皆本於喉。而用力之地。則層層各別。此人人所知者也。至五音中。又各有五音。則前人之所未道者。天下之理。有縱必有橫。喉舌齒牙唇。縱也。喉音中之五

音。橫也。何謂五。高而清之字。則從喉之上。面用力低而濁之字。則從喉之下。面用力欹而扁之字。則從喉之兩旁。用力正而圓之字。則從喉之中間。用力故出聲之時。欲其字清而高。則將氣提而向喉之上。欲濁而低。則將氣按而著喉之下。欲欹而扁。則將氣從兩旁逼出。欲正而圓。則將氣從正中透出。自然各得其真。不煩用力而自響且亮矣。此非特喉音之字如此。凡舌齒牙唇之字。呼法皆然。但舌齒牙唇。雖著力之地各殊。而總不能離乎喉也。故喉舌齒牙唇。爲經。上下兩旁正中。爲緯。經緯相生。五五二十有五。而出聲之道備矣。此千古之所習而不察者也。

鼻音閉口音

喉舌齒牙唇之外。又有鼻音閉口音者。何也。蓋聲音之道。所以暢發天地之和氣。雖以清明疎亮爲主。但皆清明疎亮。一往不返。則律呂之氣有張

無翕不能備四氣之和。此鼻音閉口音所以不能無也。如庚青二韻。乃正鼻音也。東鐘江陽。乃半鼻音也。尋侵監咸廉纖。則閉口音也。正鼻音則全入鼻中。半鼻音則半入鼻中。即閉口之漸也。閉口之音。自侵尋至廉纖而盡矣。故中原音韻。以東鐘起。以廉纖終。終之以閉口者。猶四時之令窮於冬也。東鐘則春令之始也。但立春之時。陽氣初動。故猶稍帶鼻音。有出而未舒之象。自庚青正鼻音之後。即從尤侯之合口喉音。轉入尋侵閉口。亦以漸而收藏。此天地自然之理。編韻之人。雖未必有意爲之。而天地元音之終始。其序自然。而不可紊也。故能知鼻音閉口音法。則曲中之開合呼翕。皆與造化相通。然後清而不嘯。放而不濫。有深厚和粹之妙。故鼻音閉口音之法。不可不深講也。

四聲各有陰陽